



中山书林
远东图书策划

雁过留声

杨森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雁过留声

杨森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雁过留声 / 杨森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8

(中山书林 / 陈德民主编)

ISBN 7-5034-1838-9

I . 雁… II . 杨… III .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7021号

雁 过 留 声

著 者：杨 森

责任编辑：于保政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100811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江苏如东县文华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30 1/32

印 数：1000 插页：4

印 张：13.5 字数：200千字

版 次：2006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06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34-1838-9/G · 0393

总 定 价：200.00元（全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承印厂负责退换

目 录

MU LU

1

- | | |
|-----------------|----------------|
| 透析“潜规则” /1 | “洗脚尽孝”以外 /3 |
| “重拍”之忧 /5 | 不“炒”为好 /7 |
| “厂歌”别议 /9 | 别一种“十景病” /11 |
| “伪问题”的真实一面 /13 | 味觉的异化 /15 |
| “爆炒”的背后 /17 | “说错话”感言 /19 |
| 陪读、枪手及其他 /21 | 何必“坦荡致歉” /23 |
| “刀下留人”的风险 /26 | 《聊斋》的尺度 /28 |
| 来点“芥末”，来点…… /30 | 韩愈“送穷” /32 |
| 关于《谢本师》 /35 | 关爱母语 /38 |
| 陶渊明的教子术 /41 | 蒲松龄的奇想 /43 |
| 闲扯“破天荒” /46 | “校园枪击案”之反思 /49 |
| 解读上海的“摩登” /52 | 知识与道德 /55 |
| 由“财富大考场”想到的 /57 | “进补”年代 /60 |
| “好皇帝”情结 /62 | 略说“演员的脸” /64 |
| “人之患” /67 | 给鲁迅先生算帐？ /69 |
| 关于“道德指数”的随想 /71 | “神童”之误 /74 |

- 想起了雨果 /77
荔枝与孝道 /82
也是“写食主义” /86
关于“隐私” /91
“都都平丈我”之类 /96
爱诗的语文教师 /101
“成本”问题 /107
为刘心武先生一辩 /111
质疑“青春偶像” /115
美式快餐引出的思考 /120
不当“棋圣”好 /125
歪读《红楼》 /130
“身高”问题 /135
文人“双重人格”说 /140
“童叟无欺”与“年龄歧视” /145
慎用“特权” /150
“纤足”的迷恋 /154
“杜十娘”故事的另一种结局 /159
说“名讳” /165
释“梦” /170
“忏悔”需要真诚 /175
从“测谎仪”说到法律移植 /181
“娜拉走后怎样” /185
乔家大院与“豪宅”情结 /189
鸡蛋里挑骨头 /194
《霓裳曲》、《后庭花》及其他 /200
七大人的收藏 /205
“发掘”应须细斟酌 /209
“限时宴客”利弊谈 /80
奇哉,《柳传》脱销 /84
“最后的闺秀”之后 /88
“坐怀不乱”的难处 /93
“学而优则仕”乎 /98
“钱大少爷”的汉语观 /103
马道婆的故伎 /109
杀风景 /113
小时了了 /118
话说“全集” /123
愧对武训 /127
透析“江湖” /132
也说斯坦因 /137
关于“玩物丧志” /142
终结“盗墓时代” /147
受宠的“名人” /152
“大学”的定义 /156
永远的《呐喊》 /162
对美国影片《拯救》的再思索 /167
一种非正常批评的“敲打” /172
“三寸金莲”说 /178
“贞操”的另一面 /183
由“不要少妇”说开去 /187
毋须自卑 /192
奴才式破坏 /197
荆轲的遗憾 /202
薛涛的“诗谶” /207
遥想“香格里拉” /212

- 关于“采风” /215
“女人当自弱”了吗? /219
“一本书主义”别解 /224
论“节制” /229
“男人”话题 /234
孔融的“伦理学” /238
杂说“女士优先” /242
“驴子脱贫”的喜剧 /246
阿Q的劫难 /250
另一种“城市季风” /254
变味的伽蓝 /258
话说“枪手” /262
“玩具总动员” /266
清洁荧屏 /271
评奖的遗憾 /275
富人的“形象”问题 /280
“养廉”与“养德” /284
旧时王谢堂前燕…… /288
多做些平常人的梦 /294
世无英雄 /298
传统道德也需要梳理 /302
“野尻”风波 /307
“倒提”问题 /311
且说“穷而后工” /315
请饶了《红楼梦》 /320
书市过后话书价 /324
“慢藏诲盗”辨正 /328
《陌上桑》与“调情主义” /217
“强者精神”与“弱势群体” /222
关于“白家樊素” /226
石库门的黄昏 /231
“素面朝天”的纷争 /236
一喜一忧 /240
雅俗之间 /244
“休闲学”缘起 /248
“粪帚”战术 /252
文明的步履 /256
何须“打倒作家” /260
唐朝的“促销” /264
刍议“乡村文化建设” /268
“文摊秘诀”新补 /273
被“记恋”的冬妮娅 /277
关于城雕的随想 /282
也谈八股文 /286
重提一段公案 /291
此处不宜“戏说” /296
裤子的典故 /300
远望敦煌 /304
“好古”者戒 /309
无须隐讳 /313
荒唐，“汉奸有理”论 /317
关于“白领” /322
“封面女郎”之类 /326
历史这个“女孩子” /330

- 重温《神灭论》 /332 从“沪白”说到“海派” /335
漫说“二战”题材 /337 “大市民”和“小市民” /339
关于隐士 /341 何方觅此“一本书” /343
且慢“喝彩” /345 杂说“阳光法” /347
“徽州朝奉”的回光 /350 “座次”问题 /353
从“洁本”到“足本” /355 别一种“寒乞相” /357
《护生画集》与道德启蒙 /360 八道湾前的“感叹” /362
匡超人之鉴 /364 双重标准与两难处境 /366
才女的蜕变 /368 漫说东西嫉妒 /371
变形了的“孙悟空” /373 “引咎辞职”亦可取 /375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377 “赎罪”摭谈 /379
“法不罚众”辨 /382 新旧“五经” /384
“官员考绩”古今谈 /387 身后是非谁管得 /389
唐突西子,刻画无盐 /391 闲话“卖名” /394
“以脚报国”的余话 /396 “君子国”和商业道德 /399
何来“麦加” /401 腐败的“功能” /403
“有黄无害”论 /405 因西门庆“走红”而想到 /407
“搭台唱戏”和“文化品位” /409 关于秦将白起的闲话 /411
《孙子兵法》的悲哀 /413 “智谋”的杞忧 /415
妙哉,长城砖出口 /417 新易学与“二诸葛” /419

后记 /421

透析“潜规则”

前些日子，湖南的一位县委书记因接待外商意外死于高尔夫球场而最后被定为“因公殉职”的新闻，引起了关于所谓“潜规则”的议论。其实像此类的“殉职”事件远不是第一遭。因陪投资商吃喝而饮酒过量或在“桑拿”时突发心肌梗塞而死的新闻，已有多次见报了。不过前几回的处理都比较低调，像这回由组织出面定性为“因公殉职”的似乎还不多见。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指责为“荒唐”。这也难怪，在传统的意识中，英雄的殉职该在炮火纷飞的疆场，公仆的殉职该在抢险的前线，而在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场所或“高尔夫”的潇洒挥杆之际的“殉职”，也实在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很多责难都是冲着那些陪吃陪玩的干部来的。认为如今有些政府官员把吃喝玩乐当成了“名正言顺”的“日常工作”，这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一种温床。这样的指责当然是有道理的。眼下有些办事人员差不多已到了非声色酒肉不能“办事”的程度，而由此滑脚落水的也不在少数。这也就是所谓的“潜规则”。若有人问，难道就不能有别的方式了吗？他一定会耸耸肩，道一句：“那么，你去试试看。”

我在这里也要替一部分秉公办事，并不在意吃喝的干部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朝朝筵席，夜夜笙歌”的日子毕竟也不好过。但又不得不强作欢颜，周旋应付。否则便办不成事，完不成招商引资指标。白天装了一肚子的鲍翅油腻，回家宁可就着咸菜萝卜干下饭。去年某省在选拔厅级干部的考试中，出了一道“坐怀不乱”的题目，要求从中分析“对领导干部的启示”。意思很明白：现今

的领导干部,须得养成一身古代君子柳下惠的“坐怀不乱”的功夫,顶得住金钱美女的诱惑。领导们的用心良苦也着实令人感叹。但随即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对于一些地方的不良社会环境,我们究竟只是消极地顺应,还是应该积极改造?只是做到“怀中有女而胸中无女”便罢了不成?而通行的“潜规则”又是缘何产生的,倒是很有探究一番的必要。

据我所知,在起初,许多外来的投资商对内地这种铺张的接待方式是并不适应的。有人到国外谈生意,受到的招待,只是牛排面包等级的工作餐,回国后还觉得人家不近人情。但是风气潜在的力量实在是惊人的,久而久之,外来客们也就“入其乡而随其俗”,心安理得习惯了这一切。外国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十七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起初在参加中国人的宴会时,见到“把桌子压得吱嘎作响、堆得像小城堡似的菜肴”时,曾经惊讶不已,但很快他便习以为常并换上了中国服装,熟练地掌握各种当地的礼仪了。当这时再要“降低规格”,恐怕就会难办得多。说到底,这“潜规则”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尤其应当看到,近来随着各地的经济繁荣,消费升级,这“潜规则”也正呈“水涨船高”的趋势。这大概也是某些假公济私、追逐享乐者推波助澜的结果。现在“规则”的行情已经升级到了星级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真不知道以后还会弄成怎样。看来要营造一个健康正常的工作环境,不闹“高尔夫球场因公殉职”之类的花边新闻,还得有好长的路要走呢。

(2004.1.13、《解放日报》)

“洗脚尽孝”以外

大概是有鉴于时下的青年人对长辈的“孝心”日见淡薄的缘故，好多地方的学校都在想方设法，加强传统“孝道”的教育。但其中也有在方法上比较特别的。譬如北方有所大学，假期里给学生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每人回去替自己的父母洗一回脚。据事后的反馈，好些家长感到“不好意思”，结果只得不了了之。因为多数家长都还没到连自己的脚也不能洗的年龄。另有一所中学，更是别出心裁，让每个学生都在身上挂个口袋，袋里装上与自己出生时同样分量的沙子。目的是要他们亲身体会一下母亲十月怀胎、负重劳作的辛苦，从而增强其对母亲的孝心。这真可谓是一个形象化教育的妙法。可是让小学生每天背着五六、七八斤的沙袋上下学，究竟能否激发他们“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孝思，还是个疑问。何况既然是“事亲”，那也应该把父亲包括在内，而父亲在那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又无从查考，这就不免失诸偏颇了。总的来说，很是用心良苦，这些学校的努力本来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因为其间又夹杂了些“作秀”的意味，反倒使事情完全变了味儿。

说到“孝道”，在我们国家可算是精神遗产最为丰厚的一项。相传孔子所著的《孝经》，“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便是“夫孝，德之本也。”所谓“百善孝为先”，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必须从“孝”做起。“孝”被抬到这样吓人的高度，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方略。也正由此，才出现了“二十四孝”里那么些奇奇怪怪不近人情的“样本”。譬如被鲁迅严厉斥责过的“戏采娱亲”一条里的老莱子‘更是个“作秀”’

的能手。自己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还要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为婴儿戏于亲侧”,又“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这样做作,你看腻心不腻心?再如“卧冰求鲤”、“尝粪心忧”、“哭竹生笋”、“郭巨埋儿”等等,就不仅是做作,而且是虚伪和残忍了。其实“孝”本来是人们的一种天性,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也都是家庭中自然形成的亲情。但这种“蔼然天性”又时常受到现实生活的干扰,或强化,或削弱,教育者的任务,应当是顺其自然,给它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上只重形式的矫揉造作的道路。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校拿《孝经》做教材的。但有消息说有些学校已经把整本的《道德经》、《论语》引进课堂,做思想品德教育的材料了。这在现在当然不算什么新鲜事。在以往的教材里,传统的儒、道、法家思想言论其实也占了一定的位置。无论何时,对待传统文化思想的态度都应该是谨慎从事。《道德经》说的并不全是“道德”。从旧的思想武库里挑选武器,需要细心地擦拭,不要把上面的锈蚀也一併当成了宝贝。“洗脚尽孝”或“怀沙忆母”大概可以归入“二十四孝”里“子路负米”、“黄香温衾”的一类,尚不算太出格。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重演“斑衣娱亲”那样的无聊闹剧。

(2004.7.12、《解放日报》)

重拍之忧

有消息说有关影视制作部门正在酝酿大动作，继《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着手将前苏联的另一部“红色经典”《这里黎明静悄悄》重拍为电视连续剧。这种由中国人一手出资拍摄的“外国片”，本来就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奇特之处，现在姑且按下不表。单从为该片事先发布的消息来看，就令人觉得气味有点儿不那么纯正。或许是有鉴于前几部戏的收视率不怎么理想吧，在这回的宣传造势中就特别强调了剧中的女战士将起用“清一色的俄罗斯美女”，尤其是允诺电影译制时被剪去的“女兵裸浴”场景，也将“忠实地”予以再现。记得当年在观看这部前苏联的影片时，也确实是颇受感动。以抒情的风格来拍摄战争片，恐怕是它的一大特色。但和我一样，许多观众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里面有多少位“美女”，而只是被她们的英雄主义所吸引。在炮火硝烟里的美丽，即便需要，也应当是别的一种。然而在今日，女兵之是否“美女”，以及能否再现“裸浴场景”，不但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成了片子的重要“卖点”，真不晓得是我们这辈人观念的落伍呢，还是“经典”遭遇的悲哀。

现在回到开始的话题。趁着《黎明》一剧还没有问世，我们不妨对先前的几部“中国制造”的“外国片”，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作些分析。有人认为，这样的片子纯粹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中国的中老年观众对俄罗斯的怀旧心理制作的。看起来事情也确实有些滑稽，在现今的俄罗斯，能够记得保尔·柯察金名字的人大概要比中国少得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纪念馆也门可罗雀，偏偏中国人的热情不减，要越

俎代庖，来炒这一盘陈菜。当然咱们的国力强盛了，手头有俩小钱也是一个因素。然而从《钢铁》一剧的反响来看，仿佛并不能尽如人意。不是吗，早就有青年的学者著文，感伤地表示“忆念冬妮亚”，替这位曾经读过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中产阶级小姐竟然结交了柯察金这么一个硬梆梆不解风情的布尔什维克抱屈，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同样，这回中国的编导们重拍《黎明》一剧，自然不能老调重弹，需要找到新的“卖点”，于是顺理成章地便有了关于美女如云的造势与宣传。但可虑的是，作为此类怀旧影片的基本观众中老年人群的兴趣却多半并不在此，而老式的英雄主义主题又不见得能够博得当下青年观众的青睐。这么一来，“扁担没扎，两头打塌”：外来的“红色经典”的尴尬或许正在于此。

6

写作此文时，恰好见到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问题的通知”，那里说到的只是几部国内的“经典”，如《林海雪原》等。据说有关方面将以“侵犯英雄人物的名誉权”为由将某“戏说经典”的部门告上法庭。事情大概暂时还不会蔓延到“外国经典”的头上。但在一窝蜂的“重拍”现象，至少也透露了影视制作人员创作资源严重匮乏的状况。“经典”重拍的事在以往也并不鲜见，可制作者首先应当立足于原创，不能指望靠在父辈祖辈的身上过日子。再则更需要改一改对什么都想拿来“戏说”一通的轻狂心态。倘若积习不改，我行我素，总有一天会闹到官司缠身、鸡飞蛋打的。

(2004.5.18、《解放日报》)

不“炒”为好

时而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位男子或女子爬上了某高楼或大桥的险要处，模样像要自杀，下面则是人头攒动，交通阻塞。治安警察、消防队员以及各色人等，喊话的喊话，张网的张网，布气垫的布气垫，闹腾得很是紧张。临了，多半是自杀者回心转意，放弃轻生的打算，事情总算圆满结束。这样的新闻，偶尔一见，确实也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次数一多，就不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有个别人甚至说，要寻死哪里不能寻死，偏要弄得兴师动众。这话自然说得有些刻薄。因为我们并不能真的断定人家是真的寻死还是只想借此由头在电视上“露一露脸”，引起众人对他的注意。不管怎样，政府的救人行为总是无可非议的。值得一提的倒是媒体的态度，频频报道这样的新闻究竟是为的哪般？对于新闻学我是一个外行，但从常识的角度判断，除了新闻的所谓五个“W”即“五要素”以外，衡量一个事实能否成为新闻，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便是须检查它是否具有新闻的社会价值。用上海人所说的“轧闹猛”的办法，哪里有人扎堆便往哪里赶，恐怕不是准确的新闻之道。有位心理学家说得好，对这类“事件”，媒体最高明的对策是“不予报道更不予炒作”。一来是见多了的东西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二来也不排除有人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予炒作也好让那些存心搞“自杀秀”的人断了念头。

写到这里，我忽而又想到这些日子被各路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另一则“新闻”。说的是四川泸州有位“神功大师”，在一间特制的玻璃房子里进行“辟谷”表演，意欲打破美国人大卫·布莱恩绝食 44 天的

“饥饿极限”记录，成为“世界第一饿”的创造者。说话间时光已经过去了若干天，要在平常人，不吃不喝早该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可是从电视转播里看，只见暖房里的“大师”照样悠哉优哉，打坐溜达，还要发出“挑战书”，向北京的反伪气功专家司马南“叫板”，邀他前来“实地考察”，活脱脱“没事人”一个。看来虽然目前还没到预定的绝食七七四十九日的期限，可“大师”的胜券早就在握了。然而多少有点让“大师”感到杀风景的是，一向热衷于反伪气功的司马南先生这回却没有前去接招应战。他表示，此番所谓“辟谷”表演纯属商业炒作，他无意参与其中。司马南不愧是位久经沙场的智者，目光犀利，一语中的，不上这个当，不给别人抬轿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记者还真得跟人家学学才好。

“厂歌”别议

听说某地有家企业别出心裁，创作了一首“厂歌”，居然是借用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曲调，并将其中的一句歌词改成了“董事长的思想放光芒”。此外他们还把《社会主义好》改成了“×总好，×总好，×总是我们的好领导”，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公司发展靠董事长”，如此等等。据说这个企业的职工高唱这样的歌曲已经是“蔚然成风”。其实要说这样的“篡改事件”也并非是第一遭。前些时候，就有人重写“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歪曲了戏中的“革命形象”，为此还闹上了法庭。当然这些篡改并非都是一码事，需要分别看待。我觉得那为借“沙家浜”来进行二度创作的作家，最好还是去另写一部，不但可以省事，而且也显示你具有独立创作的能力。借别人的东西说事，总不免有取巧之嫌的。至于所谓“厂歌”，我以为它的要害处，并不在于“篡改”了哪首“革命歌曲”，而在于新填歌词的内容。颂扬“董事长”伟大功绩的歌词无论填进任何一首歌曲，哪怕是最“不革命”的歌曲，——譬如把《康定情歌》改成“跑马溜溜的山上，有我们敬爱的董事长”——也还是一样地不妥。

这几年我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能不承认是件好事。可是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此类“厂歌”，便属其一。也许有人会问，此举不过是为了增强“企业凝聚力”或提倡“团队精神”，何错之有？民营企业家固然有在自家企业领地内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管理方法的自由，但是这里必须遵循一个前提，便是无论怎样的管理模式都不能以牺牲职工的正当权益为代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

下,家族制、家长制曾经十分盛行。这类制度的主要特点便是人身依附以及培育并鼓励被管理者的奴性。传统常常是顽固的,旧的家族观念一旦遇上适宜的土壤,也不是没有复活起来的可能。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在一些私营企业中,实行家族制、人身依附式的管理,已不是稀罕的事情。在那里,董事长、厂长、经理被敬若神明,他们颐指气使,行事乖张,说炒谁的鱿鱼就炒谁的鱿鱼。工人的权益得不到尊重,为了保住饭碗,他们往往只得忍气吞声。而诸如对女职工的“搜身”事件,以及滥施淫威的“下跪”事件也就层出不穷。我完全不相信那些职工高唱“董事长的思想放光芒”是出自他们的真实心声。说得难听些,那不过是一种奴化的策略,好让工人们俯首贴耳乖乖地匍匐在作为他们“衣食父母”的“董事长”的脚下:一句话,科学化、民主化的企业管理,离开他们还真的很远很远。

(2004.3.30、《解放日报》)